

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

点

宣金学

华中央:落泪



在陕西商南县城中心的大广场上,一场看起来阳光透明的“广场问政”中,从乡镇一级级上来的华中央遭遇了“滑铁卢”——因涉嫌私设小金库,他就被就地免职。

被问责的其他官员顶多心虚胆颤、脸红冒汗,而华中央却当场捂脸落泪,哽咽不已。没人知道他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悔恨交加,还是感觉人格的尊严被这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大场面”所捉弄。

商南县已经搞过5次“广场问政”,而这次,县委常委们悉数到场;县纪委早已介入华中央的违纪问题却按兵不动,非得“临时”到广场集体研究才行;事先拍好的暗访视频,也要等到问政时,才作为证据兼“道具”当众播放。所有的一切,似乎只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果敢”一番,才能显示出刮骨疗伤的胆识和决心。

压轴片段是县委常委们现场开会,当机立断,免去华中央县疾控中心主任的职务。“如果这算作秀,那也是应该的。”县委书记陆邦柱的话意味深长。

把问政环节的高潮迭起和戏剧化恰到好处地衔接在一起,不可谓不高明。只是,当处分完华中央,当群众释放完难得的快意之后,却难以看到理性并常态化的制度力量。

戴老板:房东

上海虹口一栋老式居民楼倒塌,神秘的“戴老板”浮出水面。戴老板是谁?

有居民说,他转租这些待拆迁的民房已经超过10年,是楼房倒塌所造成一位死者的房东;有居民说,戴老板很有能耐,得常备中华烟伺候着,才能“套套近乎”;还有人说的更直截,戴老板就来自“拆房队”,意即“动迁组”。

当记者来到虹口区旧房改造与拆迁指挥部嘉兴社区分指挥部,寻找戴老板,一名主任打起了太极。先是敷衍了事,然后抢夺记者的录音笔,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势。

戴老板有什么神通,这般神秘?让人觉得越来越蹊跷。也许,塌楼背后藏着的,不止一个“戴老板”。不论怎样,这重重的幕后,似乎闪烁着权力张牙舞爪的影子。而这栋吃人的短命楼,更像是一场猛于虎的人祸。

徐善萍:剃光头



温州女校长徐善萍以后可以被称作“徐守信”了。她与学校老师“打赌”,以期解决学生的厌学、逃课问题,“赌注”是自己剃光头。

可怜的徐校长没有赢得这场对赌,她将自己本就不长的头发剃得干干净净。这个心怀爱美之心的80后女老师“出门都要戴帽子,“五一”都不敢见父母”,但是面对记者,却是一脸坦然,言笑无羁。

据说,在学生眼中,徐善萍比以前更加亲切了,该校老师也为之感动。不少网友看到报道后纷纷点赞,为其“契约精神”。

“其实我早有预谋”,在参加完一场教育培训,突发灵感的徐校长便决定想法子教育学生们如何“言而有信”。不知徐校长有无受前段时间咸宁吻猪校长洪耀明的启发,但至少法子如出一辙。

可能后面还跟着一大波校长“效尤”。所谓的“师道尊严”姑且不说,如果以“赌”来教“信”,一而再,再而三,恐怕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契约精神”,而是满满的“娱乐精神”。

麦肯娜:乞讨



60岁的麦肯娜已经满脸皱纹,她流浪在美国街头,靠卖艺乞讨为生。她说假如幸运的话,每天在街上能赚到7美元左右。

几乎没人记得起这个干瘪的老太昔日的华彩。她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偶尔会向人介绍自己曾做《花花公子》模特女郎时鲜亮的岁月。她还有个“蜘蛛女”的称号,因为身体柔软到可以将腿从后背搭到肩头,模仿蜘蛛行走。

只是所谓的成名爆红,放在时间长河里看,不过是一朵烟花。曾经名利场上的当红女模,沦落为今日的街头乞丐,期间的逆转与改变,让人唏嘘不已。

幸运的是,岁月还是给麦肯娜留了些东西,比如她乞讨时依然戴着的白色项链和金色的耳钉,涂成紫红色的指甲,还有柔软的身体和嘴角的微笑——它们,并没有被时光和任何不确定性轻易击败。

本报记者 黄

历经33个小时的颠簸之后,火车终于抵达了家乡达州,谢先梅从最后一节车厢厕所前巴掌大的空地上坐起来,拍拍大衣上被乘客们踩出的脚印,抱着被压变形的行李箱下车,开始了她的寻找生母之旅。

这个四川省达州市魁字岩村的姑娘,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超生”的孩子。年幼时,村里人逗她:“你是外面捡来的。”家里人说,她是么爸谢运才从计划生育办公室抱回来的。为了凑足交给计生办的200多元抚养费,换回这孩子,么爸把家里两头猪都卖了。

这种把交不起罚款的超生家庭的孩子交给单身人士领养的做法,被称为“调剂”,在23年前的达州是一种处理超生婴儿的举措。当时,谢家的房子“垮得狗都关不到”,三十好儿的谢运才娶不上媳妇,同村有个在南外镇打工的人对他说,要不去领养个孩子吧——南外计生办现在就有个女孩。

谢运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描述当时的场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婴,裹在脏兮兮的披风里,被计生办主任的妻子抱在手里。同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另外七八个单身汉,大多穿得比他光鲜,但这个半岁大后来取名“谢先梅”的女婴偏偏对他展开了双臂。

“她不要别人抱,就是要我抱”,到现在,回忆起最初见面的这种缘分,谢运才的嗓门还是会一下子提高起来。

那是1991年的冬天。计生办的人告诉谢运才,这个女娃生于6月20日。

对计划生育而言,那是不平静的一年。就在谢先梅出生前一个多月,1991年5月12日,《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发布。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记载称,《决定》指出,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而那年冬天,这位襁褓中的婴孩对外界浑然无知,只咿咿呀呀地跟着谢运才回到了30公里外的家中。

如今,小婴孩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她肤色黝黑,穿着荧光色的衣服,头发上戴着塑料水钻发圈,脚踩一双后跟上防滑垫已经磨光的高跟鞋,“啪嗒啪嗒”清脆落地地走在达州大街上。有时她的目光会落在其他逛街的女人身上,然后笑着说:“我们这儿的女孩子都很美,皮肤很白,又细腻。我就不这样,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晒惨了。”

她是在谢运才嫂子的背篓里长大的,管他的哥嫂叫“爸爸妈妈”,谢运才则是“么爸”。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家人对她很好,她甚至觉得自己比亲生的孩子更有特权:要是与哥哥弟弟起了冲突,她准是被护着的那个,挨揍的只会是另外两个淘气包。

14岁时,养父病重,这个女孩就此离家出外打工,至今已经是第十年。她跟着哥哥

逝者

陪量子力学玩到82岁

本报记者 张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82岁的物理学家钱伯初似乎还沉浸在讲台上,嘴中含混地冒出“方程”、“数据”这样的字眼。

就在他病重的最后几个月,兰州大学物理学院的一位年轻老师带着孩子去病房探望老人,钱伯初躺在病床上和他聊了两个多小时的量子力学。直到孩子饿极了,钱先生才容许他离开。

2014年4月30日,钱伯初走了。他完成了自己的誓言:“我想在讲台上讲到80岁,还是讲我的基础课。”今年春节前夕,他还受邀在西安交通大学讲授量子力学。

此前,糖尿病一直以惊人的速度侵蚀着老人的身体。食道下支架的时候,钱老还和主治医生谈笑风生,一切仿佛还来得及。但最终食道癌还是无情地带走了他。

“我们永远怀念他。他‘我教书,我快乐’的名言,不时在我们耳边回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发来的唁电中说。

怀念之情,跃然纸上。落款是“学生葛墨林”,恭恭敬敬。

作为被称为中国量子物理学界“四剑客”之一的物理学家,钱伯初将大半生的光阴倾注在了讲台上。从1957年,他开始在兰州大学工作算起,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量子力学的讲台他一站就是57年。

兰大物理学院的很多教授,都领略过钱先生讲台上的风采。钱先生四季穿同一款式的衣服,只是冬天会多顶帽子。钱先生的课讲得清晰、有条理,板书工整,“经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

钱先生的课堂,向来都是要提前占座位的。去迟了,便只能坐在过道里。在兰大物理学院,不少人都有逃课听钱先生讲课的经历。

“坐在第一排,感觉不一样,先生的声音很洪亮,仿佛是在给我一个人讲似的。”一位年轻老师回忆说。

只要年轻人向他请教学问,钱先生从不吝惜时间。不管是课前课后,总有人在楼道里追着钱老问问题。有位女老师在往返校区的校车上遇到了钱伯初,两人便从电动力学、高斯定理再到教学方法,一直聊到下车。



嫂子,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当过保姆、宾馆服务员、鞋厂女工与打底裤的质检员。

她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不能轻易相信人,也不能给人示弱,不然别人就会欺负到你头上来。

因此,要逮着她好好坐下来采访并非易事。她不一定照着约定出现,有时也会整天不接电话,再相见,或说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也会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你就照着之前说的先写呗”,但更熟悉了以后她说,自己只是不大相信陌生人。

不管怎样,在达州市郊外的山坳坳里成长,谢先梅从没见过村里墙上刷的那些“生儿生女都一样”的白漆标语跟自己有多大关系。上了小学,她跟着老师学习,逐渐脑袋里就有了这样的概念: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太多才产生的,所以一定要计划生育。

直到开始寻找亲生父母之前,她都从来没特别关注过计生办这个机构。她没有试过在搜索引擎的网站上输入“1991年计划生育”的关键词,否则就会见到很多同一年出生的网友在各个县县的贴吧里互相召唤:“吧里91年出生的有几个?那年计划生育最紧”,“有记得91年计划生育大会的吗?”

么爸谢运才还记得,那一年在达县乡间,计划生育风声骤紧。计生办里还设了一间专门的房间,那些躲出去生了孩子的妇女要是回家,弄不好就会被计生办的人找去。

谢先梅对这一切全不知情。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儿,“亲爸妈把我扔掉,计生办好心,把我捡回去卖给我么爸了”。

23年后,寻找亲生母亲的旅程就从南外计生办这条线索开始。据说,谢先梅是从南外镇雷音铺七里沟抱来的。七里沟有8个大队,她腊月十六乘着火车回达州后,一个挨着一个地寻访,见到年纪上了四五十岁的人就问:“这里有没有一户人家,生了几个女儿,有一个被计生办抱去了,现在还没找到的?”

这个问题来源于她从小听说的关于自己身世的传言:家里的父母很爱打麻将,之前已经生了大姐、二姐,一看第三胎又是女孩,就不想要了。于是三女儿被计生办抱去,这家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

因为这个传说,超生的女孩谢先梅在很多年里都没想过寻找亲生父母,“就怕跟传言说的一样,我是家里多余的女儿。”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其实也一直在寻找她。最后,她向当地媒体求助,希望记者帮自己寻找亲人。

这个一直声称自己“很强悍”“想得开”的女生也有避不开的弱点:她渴望别人的关心。出门打工的第三年,她与一个来自贵州的年青人坠入爱河,不管养父母怎么劝说,都要跟着这男人走。然而被收养的身份却成了两人之间的一个疙瘩。去年底,男友在吵架时冲她吼道:“有人生没人养!”

谢先梅记得很清楚,这是他第二次这么说她。第一次是在2009年。

她跟男友回贵州拜访父母,印象很深

的是男友的父亲这么对人介绍:“她家里什么人没有,家人都在地震里死了。”

她觉得自己“就是这点改不了”,只要有人给了她一点温暖,对她的身世表达了同情,自己就把对方当朋友,怎么付出都不计较,事后看看,好多都是骗自己的。

她与男友分了手,回达州寻亲。她说,她只想证明一点:“我也是有亲生父母的!”33个小时火车,她只吃了一碗老坛酸菜面和一个苹果,浅蓝色大衣被上厕所的人踩得东一个脚印西一个脚印。

关于亲生母亲的线索最后是当地记者联系了南外镇计生办的负责人之后得来的。23年过去,1991年南外镇计生办主任李本佑已经瘫痪在床,却还记得当初镇上一户姓杨的人家有这么一个小女孩,是半岁左右被抱来计生办的。这家人所住的方向,与当初告诉谢运才的线索刚好是相反的。

谢先梅自己扛着一箱牛奶去看望了李主任,已在垂暮之年的老者告诉她:“当年

世说新语

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了265美元,她不知道,这是帮倒忙,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政治捐款。

奥巴马姑姑的故事

泽伊图妮·奥巴马扬戈于前日在美国去世,终年61岁。她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姑姑,肯尼亚非法移民。

这几句话显得奥巴马很绝情。其实,奥巴马和奥尼扬戈本来很亲热的。奥尼扬戈出生在肯尼亚,是奥巴马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老奥巴马1982年去世后,奥尼扬戈一手带大了他留下的6个孩子。注意,这6个孩子是奥巴马本人同父异母的手足。长姑如母,这位奥尼扬戈姑姑对奥巴马家族的香火延续是有贡献的。

奥巴马也喜欢这个姑姑。在1995年出版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里,奥巴马描述了他1988年第一次到肯尼亚见到奥尼扬戈时的情形——奥尼扬戈是个活泼、骄傲的女性,是欢迎他回到老家的第一位肯尼亚亲戚,“她对我说欢迎回家,然后吻了我我的双颊”。

之后奥尼扬戈多次到了美国,又回到肯尼亚。但在2000年,在奥巴马的邀请下,奥尼扬戈获得了赴美探亲签证。之后,奥尼扬戈就宅在了波士顿。为什么来去,偏偏这一次奥尼扬戈没有回去?我们以君子之心暗忖:奥尼扬戈一定认为,奥巴马能帮助她留在美国。当时,奥巴马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已经3年。

美国的参议员应该算个官了,不到副省也差不多正厅吧。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年几万人的进入,留谁不是留呀?这要是在咱这儿,俩领导操心,秘书闹吧闹吧就底下把事办了。

但是,看来,奥巴马没掉这个茬儿。何以见得?2002年,奥尼扬戈以“肯尼亚暴力冲突”为由申请政治避难,遭到拒绝。2004年,移民法院下了驱逐令,要求奥尼扬戈离开美国。你看,奥巴马真是一点忙都不帮,甚至连招儿也不给支。奥巴马这么个讲政治的大人物,怎么能放任自己的姑姑以“肯尼亚暴力冲突”为由申请政治避难呢?这不仅让自己的故乡在美国人民面前丢脸,对自己将来的进步也不好呀。

奥尼扬戈厚道,尽管她又穷又病,但还是时刻关心奥巴马的进步。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了265美元。她不知道,这是帮倒忙。根据美国法律,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政治捐款。

2008年11月,奥巴马连战连捷。离投票还有72小时,这个“违法姑姑”被揭出,从天而降砸在奥巴马头上。这是对手

我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紧。”

他还特别强调:自己在她生母家上房揭瓦的时候,把瓦片一片片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屋边,一片也没弄碎。

但床前的谢先梅几乎立刻领悟了话里的另一层含义:当初父母是不得已才把自己送走的。她心里一下子全是阳光。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以后,谢先梅和生母对着一家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生母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生下了大女儿之后,她就戴上了避孕环,但避孕屡屡失败,她已经堕胎了十一二次。

“我以前还是村里面的干部呢”,亲生母亲带着一丝苦笑说。最初都是主动堕胎的,后来就变成了强制引产。

1991年,再也不想堕胎的生母怀着谢先梅逃离了达州。她与丈夫在开江一户素不相识的人家生下了小女儿。回家后,计生办向他们提出了8500元的超生罚款。

“没有交钱,他就把我们母子弄到公社去,公社去住了两晚上,就住的他们那个办公室,就在椅子上坐了两晚上,坐了两晚上我实在交不出钱,又把我放回去了,到10月份他就来抱了娃。”

谢先梅初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跟生母抱头痛哭。

时间长了,她开始想,能不能向计生办“讨个说法”?就算让他们赔给我一块钱都好,不是为钱,就是让他们认个错”。

但曾经热情接待过谢先梅的计生办现任主任如今都不愿向媒体证实是自己转告寻亲最重要的线索。因为“怕计生办以后给麻烦”,她的生母也开始回避采访,只有谢先梅还耐心地接待着远道而来的记者。

她眼下最关心的就一点:计生办派出所,能把我身份证上的日期改过来吗?谢先梅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93年。以前她要求派出所改,对方总说,得有出生时的原始户籍资料才行。

4月下旬,谢先梅与白哲、漂亮的亲生姐姐相约一起逛街。她没有踏进那些挂着漂亮衣服的商店。待姐姐坐上出租车离开,她转进另一家更便宜的地下商场,精挑细选后,花8块钱买了一副镶满水钻的红色墨镜。

在一间快餐店,她开心地戴上墨镜自拍,随即目光又被在游乐区玩耍的孩子们吸引了过去。她说:“至少现在,他们这一代人,不会遭遇我这样的事情了吧?”

世说新语

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了265美元,她不知道,这是帮倒忙,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政治捐款。

奥巴马姑姑的故事

泽伊图妮·奥巴马扬戈于前日在美国去世,终年61岁。她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姑姑,肯尼亚非法移民。

这几句话显得奥巴马很绝情。其实,奥巴马和奥尼扬戈本来很亲热的。奥尼扬戈出生在肯尼亚,是奥巴马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老奥巴马1982年去世后,奥尼扬戈一手带大了他留下的6个孩子。注意,这6个孩子是奥巴马本人同父异母的手足。长姑如母,这位奥尼扬戈姑姑对奥巴马家族的香火延续是有贡献的。

奥巴马也喜欢这个姑姑。在1995年出版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里,奥巴马描述了他1988年第一次到肯尼亚见到奥尼扬戈时的情形——奥尼扬戈是个活泼、骄傲的女性,是欢迎他回到老家的第一位肯尼亚亲戚,“她对我说欢迎回家,然后吻了我我的双颊”。

之后奥尼扬戈多次到了美国,又回到肯尼亚。但在2000年,在奥巴马的邀请下,奥尼扬戈获得了赴美探亲签证。之后,奥尼扬戈就宅在了波士顿。为什么来去,偏偏这一次奥尼扬戈没有回去?我们以君子之心暗忖:奥尼扬戈一定认为,奥巴马能帮助她留在美国。当时,奥巴马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已经3年。

美国的参议员应该算个官了,不到副省也差不多正厅吧。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年几万人的进入,留谁不是留呀?这要是在咱这儿,俩领导操心,秘书闹吧闹吧就底下把事办了。

但是,看来,奥巴马没掉这个茬儿。何以见得?2002年,奥尼扬戈以“肯尼亚暴力冲突”为由申请政治避难,遭到拒绝。2004年,移民法院下了驱逐令,要求奥尼扬戈离开美国。你看,奥巴马真是一点忙都不帮,甚至连招儿也不给支。奥巴马这么个讲政治的大人物,怎么能放任自己的姑姑以“肯尼亚暴力冲突”为由申请政治避难呢?这不仅让自己的故乡在美国人民面前丢脸,对自己将来的进步也不好呀。

奥尼扬戈厚道,尽管她又穷又病,但还是时刻关心奥巴马的进步。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了265美元。她不知道,这是帮倒忙。根据美国法律,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政治捐款。

2008年11月,奥巴马连战连捷。离投票还有72小时,这个“违法姑姑”被揭出,从天而降砸在奥巴马头上。这是对手



报人